

明鑑易知錄

錦章圖書局
印行

校正無訛

明鑑易知錄

上海錦章書局印行

民國五年秋月印



尺木堂明鑑易知錄卷一

上虞朱國標聖懷鈔

明紀

太祖高皇帝

姓朱名元璋鳳陽人先世句容人建都金陵在位三十一年

戊申明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春正月吳王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明建元帝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明建

后元順帝至正十二年閏三月明太祖朱元璋起兵濠州今江南鳳陽府太祖之先故沛兵兵濠州今江南鳳陽府太祖之先故

容縣今屬為朱家巷宋季大父再徙淮鳳陽府家泗州鳳陽府父世珍又徙鐘離今鳳陽縣父世珍又徙鐘離今鳳陽縣

季也太祖生於元天歷年號戊辰之九月丁丑其夕赤光燭天里中人競呼朱家火及至無有三日洗兒父出沒有

紅羅浮至遂取衣去之故所居名紅羅障少時常苦病父欲度為僧歲甲申泗大疫父母兄及幼弟俱死貧不能殮

藁葬之仲與太祖昇預對至山麓鹿山縵梗也絕仲遂取縵留太祖守之忽雷雨大作太祖避村寺中比曉往

視土墳上般起成高壟地故屬鄉人劉繼祖繼祖異之縣焉尋仲又死太祖年十七九月入皇覺寺為僧逾月僧

乏食太祖乃遊江淮崎嶇三載仍還皇覺寺時汝今河南穎今江南鳳今江南兵起劉福通芝徐壽李徐壽等騷動濠州定遠

今鳳陽府人郭子興據濠州元將徹里不花憚不敢進日掠良民邀賞太祖詣伽藍卜問避亂不吉即守故又不吉

因祝曰豈欲予倡義耶大吉意遂決以閏三月朔入濠州見子興子興奇其狀貌與語大悅之取為親兵凡有攻伐

命之往輒勝子興故撫宿州屬鳳陽府馬公女為已女遂妻去焉即高后也九月元丞相脫脫破徐州屬江南芝李與

州芝李即李二號遁去趙均用彭早住帥餘党奔濠子興屈已下彭趙遂為所制彭趙據濠稱王太祖雖在錫館

也增館每有大志十三年春乃募鄉里募兵得七百人濠人徐達湯和等皆往歸焉十四年秋七月徇行定遠下滁

除陽今江南時彭趙御下無道太祖乃以七百人屬祝他將而獨與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費聚耿再

太祖縣鄉里募兵

朱家巷太平鄉赤光之詳紅羅障

明鑑易知錄

明太祖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太祖與二
十四人略
定遠

馮國用請
先拔金陵
定鼎

智服滌陽
二子

撫定和陽

常遇春來
殊

成敗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陳桓謝成李新材張赫周銓周德興等二十四人南

略行取定遠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者太祖誘執其帥於是營兵焚舊壘悉降得壯士三千人又招降秦把

頭得八百餘人定遠繆大亨以義兵二萬屯橫澗山太祖命花雲夜襲破之亨舉眾降軍聲大振定遠人馮國用與

弟國勝率眾隸附太祖奇之因問大計國用對曰金陵今江南龍蟠虎踞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定鼎左傳宣公三

年成王定鼎

于邦然後命將四出救生靈於水火倡仁義於遠邇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難定也太祖大悅俾兄弟皆居帷幄預

機密焉定遠人李善長來謁留幕幕為府署故稱幕下堂書記書讀餉甚見親信秋七月太祖將兵進攻滌陽克

之因駐師焉朱文正李文忠來隸文正太祖孟兄南昌王子先同其母避亂與太祖相失李文忠太祖姊曹國長公

主子公主卒其父攜文忠走亂軍中幾不能存至是聞太祖駐兵滌陽皆來隸太祖喜甚文忠年十二與沐英皆賜

姓朱英定遠人父母俱亡太祖見而憐之令高后育之為子何世隆來降未逾月彭早住趙均用扶子興往泗州既

而早住中流矢死均用益自專憾也子興欲殺之太祖賂其左右子興乃得帥所部隸滌陽王時太祖部兵

數萬人悉隸之奉其號令太祖威名日著子興二子陰置毒酒中欲害之謀泄及期太祖即與俱往中途遽躍馬起

仰天若有所見因罵二子曰吾何負爾適空中神人謂爾欲以酒毒我二子駭汗浹背自此不敢萌害意虜

府胡大海來隸太祖一見語合用為前鋒十五年春正月滌師乏糧諸將謀所向太祖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惟和

陽今江南可圖子興使張天佑等將兵前行與元兵遇急擊敗之追至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將士從之遂據和

陽和州子興屬祝太祖總和陽兵入撫定城中諸將破和陽暴橫多殺掠城中夫婦不相保太祖惻然召諸將謂曰諸軍

自滌來多掠人妻女軍中無紀律何以安眾凡所得婦女悉還之於是皆相攜而去人民大悅三月郭子興卒太祖

并統其軍虹縣人鄧愈來隸懷遠今鳳陽府人常遇春剛毅多智勇膂力絕人年二十三為群雄劉聚所得遇春察

其多抄掠無遠圖棄之來隸未至假寐不脫衣冠而田間夢神人呼之曰起起主君來適太祖騎從至即乞隸附請

常遇春挺戈躍采石

陶鴻所見略同

不殺陳壁先

縱陳壁先還

復用陳兆先
智安降兵

克金陵

為先鋒太祖駐和陽久謀渡江無舟楫而巢湖在江南廬州府巢縣西水寨軍帥俞通海料永安等率眾萬餘船千艘來降

太祖大喜曰此天意也吾事濟矣六月太祖帥諸將渡江乘風舉帆頃刻達牛渚磯名在江南太平府城北牛渚山下水渚有石曰磯太祖先

抵采石磯在太平府城北采石山下時元兵陣於磯上舟距岸三丈許未能卒登常遇春飛舸至太祖麾之應聲

挺戈躍而上守者披靡諸軍從之遂拔采石乘勝徑攻太平拔之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安見太祖謂

李習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太祖召安謂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對曰金陵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

以長江之險若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太祖大悅禮安甚厚由是凡機密輒與

議焉方山寨民兵元帥陳壁先與其將康茂才水陸分道寇太平城下太祖親督兵禦之命徐達等以奇兵出其後

設伏擒壁先太祖釋不殺壁先詐曰生我何為太祖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既以豪傑自負

豈不知生爾之故壁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耳乃為書招其軍明日皆降八月諸軍進克溧水今江蘇府將

攻集慶路即江寧府壁先之為書也意其眾未必從陽為招詞陰寔激之不意其眾遽降自悔失計及聞欲攻集慶私謂

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汝等攻集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遂當與元兵合太祖聞其謀召語之曰人各有心

從元從我不相強也縱之還諸軍進攻集慶壁先遂與元福壽合拒戰於秦淮在江寧府上元縣治東南秦始皇鑿諸軍失利壁先來

追襲經葛仙鄉鄉民兵百戶盧德茂遣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壁先不虞其圖已青衣兵自後攢槊屬殺之壁先

既死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在江寧府東南十六年春三月太祖率諸將取集慶路攻破陳兆先營釋兆先而用之擇其

降兵饒勇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太祖覺其意是夕令入宿衛環上而寢悉屏舊人於外獨留

馮國用一人侍臥榻旁太祖解甲安寢達旦疑懼者始安進攻集慶國用率五百人先登臨陣敗元兵於蔣山在江寧府

北直抵城下諸軍校柵折競進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力戰死之遂克集慶路太祖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

元失其政所在紛擾生民塗炭吾率眾至此為民除害耳汝等各守舊業無懷疑懼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

月監易知錄
明太祖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禮墓福壽

康茂才來

克鎮江

克衡德

聘秦從龍

取寧國諸

路

以康茂才為營田使

取安州開郡學

方國珍來

取處州

慰政集慶路為應天府。太祖嘉福壽之忠，以禮葬之。張士誠、康茂才來降。士誠、泰州屬江府白駒場亭民，及其弟士

德、士信舉兵陷泰州。據高郵由今揚州府高郵州，稱誠王。時據平江今江蘇州府，茂才、斬州屬湖州府人初結義旅，為元捍寇

江上。有功，累遷宣慰使都元帥。成起采石，及太祖兵渡江，茂才奔金陵。至是，率眾來附。金陵既定，太祖欲發兵取鎮

江。今江府。應諸將不戢士卒，為民患。命徐達為大將，率諸將浮江東下。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今尔等當俸吾

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進兵攻鎮江。克之。達等自仁

和門入，號令嚴肅。城中晏然。六月，命鄧愈等將兵攻廣德路今江蘇州府廣德縣。克之，改為廣興府。秋七月，諸將奉太祖為吳國

公，遣使聘鎮江。秦從龍字元之，洛陽人。初既至，太祖親迎之。入事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

答甚密。左右無知之者。太祖呼為先生，而不名。九月，太祖如鎮江府，謁孔子廟，分遣儒士，告諭鄉邑，勸農桑。十七年

夏四月，命徐達、常遇春帥師攻寧國今江蘇省。久不下。太祖乃親往督師，守將楊仲英開門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其妻

子自刎死。尋遣諸將取江陰今江蘇常州府江陰縣、徽州今江蘇池州府。皆下之。秋八月，張士誠降於元。九月，太祖取揚

州。十八年春二月，以康茂才為營田使。太祖諭之曰：「此因兵亂，隄防房賴圯，民廢耕耨，故設營田使，以脩築

隄防。今軍務寔殷，用度為急，理才之道，莫先於農事。故命尔此職，大抵設官為民，非以病民。若所至紛擾無益於民，

則非付任之意。」冬十二月，太祖取婺務州，今浙江金華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時喪亂之時

學校久廢。至是，始開絃誦之教。太祖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諭諸將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每聞諸將下

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升為將者，能以不殺為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十九年春三月，方國

珍以三郡來附。國珍，台州今浙江台州府人。戊子冬，起兵。後降於元。至是，以溫今浙江台州府、慶元今浙江寧波府三郡來獻。且以次子

關為質。至太祖曰：「既誠信來，就便當推誠相與，何以質為？」乃厚賜關而遣之。秋九月，太祖兵取處州今浙江處州府。冬十月，遣使徵召青田今處州府青田縣。劉基、龍泉今處州府龍泉縣、章溢、麗水今處州府麗水縣、葉琛丑森及浦江今浙江浦江縣、宋濂以胡大海薦

陳友諒稱漢王
我為天下
屈四先生

此天子氣
趙天澤奇
劉基

花雲死節
花雲妻部
氏

花雲侍兒
孫氏

江中斷木
盧渚遺寶
雷老

太祖平漢

鄱陽湖之

月盤

明太祖

三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也時朱文忠守金華亦為王禕許元王天錫太祖皆徵用之十二月天完將陳友亮和漢王友諒汚陽今湖廣安陸府陽漁人子嘗為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兵起慨然往從之壽輝稱帝於蘄水今湖廣黃州府蘄水縣國號天完後據漢陽今湖廣漢陽府至是友諒徙壽輝都江府今江西南昌府自稱王二十年春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達康入見太祖喜甚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其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基自幼聰明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高安今江西瑞州府高安縣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元政亂投劾去投上罪曰劾上狀嘗達議勸方國珍不用安置紹興今浙江紹興府遊西湖在浙江杭州府城有異雲起西北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十年後應在金陵我當輔之時杭州猶全盛皆大駭以為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為諸葛孔明之流至是基趨建康即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嘉納之留基帷幄預機密謀議夏五月陳友諒攻太平今江西南城府守將花雲被獲賊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尔縛吾吾主必滅尔遂奮躍大呼起縛盡絕奪守者刀連殺五六人賊怒縛雲叢射石之比死罵賊不絕口方雲之與賊戰也勢甚急妻部告氏生子煒方三歲抱之泣語去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之吾夫死吾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兒在若等善撫育之已聞雲就縛部氏即赴水死侍兒孫氏收部瘞理也之抱兒逃漢軍掠之軍中惡小兒啼孫氏恐被害以簪珥二屬祝漁家鞠也之漢敗孫氏脫身至漁家竊兒去夜宿陶穴中天曙也登舟渡江遇漢潰會軍奪舟掉頭也孫氏及兒投之江江中得斷木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寔孫氏取啖也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殷呼之達老父號雷老告之遂與偕行達太祖所孫氏抱兒拜泣太祖亦泣置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夜忽不見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遂自稱帝國號漢二十一年秋八月太祖率師伐漢拔江州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今湖廣武昌府既而友諒偽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詣軍請降太祖遂至龍興今江西府改為洪都府二十三年秋七月陳友諒作大艦成上殺攻洪都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守者朱文正遣使赴達康告急太祖親帥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友諒聞之即解圍東

戰

諒友諒中
流矢死
韓成死節

劉基急呼
難星過
周顒告太

毀遷金牀
張士誠稱
吳王

十七字謠
訪求古今
書牀

出與太祖兵遇鄱陽湖即彭蠡也在江西九江府彭澤縣東合江之地太祖軍舟

小怯於仰攻往往退縮郭興曰彼舟如此大小不敵非火攻不可太祖然之明日東北風起令諸將乘風縱火焚其

水寨舟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皆焚死明日復聯舟大戰敗友諒飲舟自守不敢戰相

持者三日友諒計窮冒死突出將奔還武昌太祖麾諸將邀擊之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顧頭骨而死其將張定邊乘

夜以小舟載友諒尸及其子理徑趨武昌復立理為帝初鄱陽湖之戰太祖亦屢濱於危一日被圍莫解指揮韓成

請服太祖冠袍對賊眾投水中圍乃解又一日太祖方與友諒鏖戰與平殺盡戰劉基忽躍起大呼曰難星過速更

耕舟太祖急更之舊舟已為敵砲碎矣先是有周顒者舉錯詭譎人莫能識每見太祖必曰告太平太祖厭之命復

顒以雙積薪毀之火至是征陳友亮太祖問此者何如顒應曰好從行至皖上城今江南安慶府懷寧縣苦無風問顒

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胆不行便無風行不三十里果大風倏忽達小孤竟如其言二十四年春正月李善長徐達

等以太祖功德日隆屢表勸進勸勉進上不允乃於是月朔即吳王位陳理既還武昌太祖復進兵圍之久不下乃

親往視師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理使降理遂率其太尉張定邊等詣軍門降凡府庫儲蓄令理自取城中飢困

命給粟賑之於是湖廣江西悉平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鏢漏金牀進太祖觀之曰此與孟昶昌七寶溺昶去殺也器

何異宋太祖滅後蜀見蜀主陳氏窮奢極侈安得不亡即命毀之張士誠自立為吳王即平江見上治宮室立官屬士誠委政於弟士信士信荒淫每事惟與王敬夫葉德新蔡孝夫三人謀三人者皆謫佞儉纖邪惟事蒙蔽太祖聞

之曰我無一事不經心尚被人欺張九四誠終歲不出門理事豈有不敗者乎時有十七字謠曰丞相做事業專

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干鷹則二十六年夏五月太祖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因謂侍臣詹同等曰吾每取孔

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太祖議討張士誠李善長以為未可

徐達進曰張氏暴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驕握錯急迫不足數上王

伐吳諭將佐

伐吳先攻

朱文忠軍

法

立宗廟社稷

定文武科取士法

王弼破吳

十條龍

張士誠妻劉氏死節

蔡葉三恭軍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敢罪致討三吳今江南蘇州府為東吳鎮江府為中吳浙江湖州府為西吳大喜曰汝合吾意事必濟矣秋八月命徐達為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集諸將佐諭之曰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虜掠毋妄殺戮毋發邱壟毋毀廬舍聞士誠母舅姑蘇山名在蘇城外州府城廬城外慎勿侵毀其墓諸將皆再拜受命出太祖復召達遇春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薰其穴此行當直搗平江平江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太祖曰不然士誠起盜賊與張天驕潘原明輩皆相為手足士誠窮感天驕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驕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何以取勝莫若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冬十月徐達師至湖州士誠發兵來援大敗之而守將李伯昇及張天驕遂舉城降朱文忠師下杭州守將潘原明籍土地錢穀出降大忠入宿城上秋毫無犯一卒強入民家磔尸也裂以徇行示徐達既下湖州會諸將進攻平江士誠諸將多降康茂才至丹山橋遇士誠兵擊敗之遂進兵圍其城達遇春等四面築長圍困之城中震恐十二月群臣咸請太祖定宮闕制度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社稷遂定議以明年為吳元年命有司立廟社達宮室二十七年春二月太祖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夏六月士誠被圍既久欲突圍出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嚴陣待之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為猛將能為我取此乎弼應聲馳鉄騎揮雙刀往擊之敵小却遇春率眾乘之遂大敗其軍溺於沙盆之潭士誠故有勇勝軍號十條龍常鎧甲也錦衣出入陣中是日皆溺死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逾三日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飛砲碎其首而死秋九月達遇春率眾渡橋進薄逼也城下士誠軍大潰諸將蟻附登城城破士誠收餘兵二三萬親率之戰於萬壽寺東街復敗士誠倉皇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若曹何為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予乳媪襖金抱二幼子出積薪齊雲樓下驅其群妾侍女登樓令養子長保縱火焚之劉氏自縊而死日暮士誠距戶經舊將李伯昇決戶抱解之徐達令人慰諭之反復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省閩上昇見上

北定中原

平方國珍

高祖從龍

多豐沛

蕭王佐命

半南陽

馬后高識

比豆粥參

飯困尤甚

尤難於長

孫皇后

良妻猶良

相臣相保

難

至舟中。送建康士誠臥舟中不食。至龍江。堅臥不肯起。昇至中書省。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士誠竟自縊死。政平江曰。蘇州府。浙西吳會皆平。冬十月。太祖既掃除群雄。乃遣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率甲士二十五萬北伐。以定中原。馳檄。吸諭齊魯河洛燕薊。計秦晉之人。太祖定律令。十一月。頒戊申歷。太祖遣兵討方國珍。初。國珍懷詐反。覆云。侯克杭州。即納土。及大兵克杭州。猶自據如故。至是。太祖命湯和等帥師討國珍於慶元。見上。國珍遁入海島。太祖復命廖永忠帥師自海道會湯和等兵討之。國珍惶懼。遂及其弟國珉。兄子明善率家來降。和送國珍於京師。浙東悉平。徐達常遇春引兵徇山東。郡縣皆下之。是年。戊申正月。李善長率群臣奉表勸進。上曰。恐德薄不足以當尊善長曰。天命已有歸矣。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上固却之。明日。善長復固請。乃從之。

谷霖蒼曰。明太祖起兵濠梁十餘年。間終膺天物。雖曰神運。蓋亦有人事焉。方其火光燭空。紅羅浮水。雷雨成聲。伽藍卜吉。論者噴噴。莫不謂天之所授也。然予以厚德宏仁。寔則命世之器。非夫群雄所不能。而觀者尤有異者。風雲之聚。杖策來歸。心膂爪牙。萬生江介。徐達湯和。起於同里。朱文正李文忠。自廬屬李善長。馮國用。近出定遠。鄧愈胡大海。即在虹縣。當遇春懷遠之雄。廖永安。聚湖之傑。一時功臣。人如幕布。地皆墳壤。豈高祖從龍。多由豐沛。蕭王佐命。半屬南陽。天生真人。固若類聚。而扶掖之者。耶。然而惟懼善謀。汗馬著烈。君臣之間。相需魚水。豈盡地脉使然哉。

立妃馬氏為皇后。上初渡江時。后嘗謂上曰。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為本。人心

所歸。即天命所在。上深然之。至是。冊立為皇后。上因謂侍臣曰。昔光武勞苦。馮異曰。倉卒無妄。問亭豆粥。呼

沈。號河。泰飯。厚意久不報。建武六年。朕念皇后起布衣。常倉卒自忍飢餓。懷糗餽。上嚴。餌。耳。稿。食。寺。朕比之豆

粥。麥飯。其困尤甚。昔長孫皇后。唐太當隱太子。建威。兄。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請承諸妃。稍釋嫌疑。朕素為郭氏所疑。

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為獻。后輒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乃為宣解。卒免於患。尤難於長孫皇后也。朕

或曰。服御詰怒小過。輒勸朕曰。王忘昔日之貧賤邪。朕為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以語后。后

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為法耳。立世子標為皇太子。○以李善

長。

命廷臣
東宮官

定衛所將
兵法

平閩

以太牢祀
孔子

以太牢祀
孔子

衣冠悉如
唐制

定役法

命儒臣脩
女誡

却獻竹簟

作圖示子
孫

禁宦官預
政典兵

長為左丞相章溢為御史中丞命廷臣兼東宮官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上曰朕以廷臣有德

望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常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不相善遂成嫌隙江充之事漢江充構太子可為明

鑒朕今立法令台省等官兼東宮官贊輔之父子一体君臣一心於是太子官屬率吏令等官以李善長章溢劉

基等兼之二月定郊社宗廟禮定衛所官軍及將帥將兵之法自京師及縣郡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

人為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為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官領鈐束通以

指揮使等官領之有事征伐則招總兵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大將軍身遠第權

皆出於朝廷不敢有專擅自是征伐率以為常湯和等克福州閩地悉平先是帝命湯和廖永忠等取閩進兵

延平延平福建先遣使招諭元福州福州福建平章陳友定不從遂進攻之恭政文殊海牙開門出降執友定械送京師

胡廷瑞等進兵克興化興化福建元汀州路汀州福建守將陳國珍納款於是郡縣相繼降附福建悉平詔以太牢祀

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詔衣冠悉如唐制命中書議役法上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恐役及平

民乃命中書省驗田出夫於是省臣奏議田一項為百畝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遇有興作

農隙用之命選國子監生侍太子讀書三月以廖永忠為征南將軍朱亮祖副之由海道取兩廣命翰林儒

臣脩女誡上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也卿等

纂脩女誡及賢妃之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新州進竹簟命却之諭中書侍臣曰古者方物之貢

惟服食器用無玩好之飾今新州見上進竹簟未有命而來獻天下間風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其勿受

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獻夏四月詔圖古孝行及身所歷經艱難起家戰伐之事以示子孫禁宦官預

政典兵六月兩廣平秋七月徐達常遇春帥諸將入通州元主避兵北行達與遇春會諸將於臨清今山東

臨清州遂入通州順天府元主大懼集后妃太子議避兵北行召群臣會議端明殿元主徘徊歎息曰今日豈可復作

月監易和錄卷二明太祖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克元都

徐達仁將

元死節之

臣王禕上書

置六部官

劉基致仕

放元宮人

旁求隱逸

乘輿服御

諸物勿飾

碎水晶刻

建大本堂

徽欽遂決計北徙。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丞相慶童留守。是夜三鼓。元主及后妃太子。開建德門。由居庸關順天府在北走。如上都。**編**八月。徐達常遇春克元都。**達**等進師取元都。至齊化門。將士填濠濠。城下池也。登城而入。達登齊化

門樓。執帖木兒不花慶童等戮之。并獲諸王子六人。及玉印二。成宗玉璽一。封府庫圖籍寶物及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官寺護視。號令士卒。毋得侵暴人民安堵。言安堵如堵。不驚動也。元翰林待制黃殷仕投井死。左丞丁敬可

總管郭允中皆死之。學士危素寓僧寺。亦欲赴井。一僧止之曰。公死。亡國史也。遂往見徐達。達尋以素帝雅聞素名。仍命為士。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往取山西。**漳**州。翰林通判王禕上書。**禕**上言。人君脩德之要有二。忠厚

以為心。寬大以為政。昔者周家忠厚。故垂八百年之基。漢室寬大。故開四百年之業。蓋上天以生物為心。春夏長養。秋冬收藏。其間雷震霜雪。有時而薄。博擊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震霜雪。無時不有。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

願陛下之法。天道也。上嘉納之。時尚嚴厲。故禕以為言。**始**置六部官。**先**是中書省惟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至是。乃定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理庶務。**詔**以汴梁今河南為北京。金陵為南京。**御史**中丞劉基致仕。

先是。上北巡。命基同李善長留守京師。中書都事李彬犯法。事覺。彬素附善長。善長請基緩其獄。基不聽。馳奏上。竟殺彬。善長銜恨也。之上。還善長愬之。會基有喪。告歸。許之。**放**元宮人。**旁**求隱逸之士。**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巡也。十道求之。**詔**乘輿服御諸物。毋飾金。**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特命以銅為之。有司言

費小。不足惜。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冬**十月。碎元水晶刻漏。**欽**天監進元所置水晶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本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也。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命碎之。**詔**御史大夫湯和平章楊瑒並從西征。**名**劉

基至京師。**基**至。贈其祖父爵永嘉郡今浙江溫州府公。欲授基爵。辭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顯榮先人足矣。**十一月**。建大本堂。**命**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以起居注魏觀侍太子說書。**以**孔希學襲封

建大本堂。命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以起居注魏觀侍太子說書。以孔希學襲封

三氏教授
司
尼山洙泗
二書院
取太原
取大同
詔脩元史
親耕藉田

行理公孔希大為曲阜知縣。世襲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司。尼山洙泗二書院。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十二月大將軍徐達師諸軍取太原。今山西

已酉二年春正月詔免中原田租。今山西。二月大將軍徐達師次河中。今山西。副將軍常遇春馮宗異渡河趨陝西。詔脩元史。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寔錄元雖亡吏所以勸懲不可廢乃詔左丞相李善長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

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脩親耕藉田。上躬耕藉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以給宗廟而耕之天子三推三公五推於南郊既又命皇后率內外命婦蠶於北郊以為祭祀衣服。三月敕翰林為文無事卿大夫九推庶人受以終畝於南郊既又命皇后率內外命婦蠶於北郊以為祭祀衣服。三月敕翰林為文無事

浮藻。上謂詹同日古人為文以明道德通世務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誦之使人忠義感激近世文士立辭雖艱深而意寔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揚雄何裨悲寔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事務者無事浮藻。大將軍徐達克河中遂會諸將進取陝西。大軍至西安。今陝西。營

於長安。今西安。府城北元平章王武率官屬迎降達遂遣馮忠異取鳳翔。今陝西。元將李思齊奔臨洮。今陝西。營夏四月淮安賓國鎮江揚州台州各獻瑞麥。一莖五穗。三穗者甚眾群臣賀上曰朕為生民主惟思脩德致和使三光平寒暑時為國家之瑞不以物為瑞也。大將軍徐達至鳳翔遣馮宗異進攻臨洮李思齊舉城降

五月大將軍徐達師至蕭關。今陝西。下平涼揮指朱明克延安。今陝西。以明守之。元將張良臣以慶陽。今陝西。陽府降。尋復叛徐達師諸將討之。六月鮑平改元都為北平府。元也連復復通州。見上上命常遇春以所部軍

自鳳翔還禦之復命李文忠為偏將軍副遇春自北平移鎮隸往開平。宋理宗寶祐四年蒙古主蒙哥欲建城市脩相宅東忠以桓州東濬水北之龍道三河經鹿兒嶺敗元將江文清於錦州。今遼寧。也連復以兵迎戰又敗之也連

通遂師兵進攻開平元主先已北走追奔數百里俘虜四日得其宗王慶生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虎馬三

下平涼
克延安
鮑平
劉北悉平

取鳳翔
取陝西
獻瑞麥

月監易知錄
明太祖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北平府

克慶陽

陝西志平

中涓善良
百無一二
以濠州為
中都

詔天下郎
縣皆立學

命徐達等
往征沙漠

出師當何
先

萬匹牛五萬頭。薊北悉平。遂改元都。今直隸為北平府。編秋七月。副將軍常遇春卒於軍。遇春遂次柳河川。得疾

卒。上令偏將軍李文忠代領其眾。尋詔文忠自北平會師攻慶陽。編八月。大將軍徐達克慶陽。大軍列營慶陽城

下。張良臣數朔出戰。俱不利。糧餉乏絕。至煮人汁和泥嚙之。其平章姚暉等開門納降。達勒兵自北門入。良臣投井

中。引出斬之。陝西悉平。達師諸軍還京師。編建功臣廟。敷建功臣廟於雞鳴山。在江寧府治東北。廟成。敘功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李

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

成孫興祖。凡二十一人。死者皆編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上曰。朕觀周禮。闕寺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為

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為防微之計。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領侍臣曰。求善良於中涓。即中人。宦官也。涓。潔。百

無一二。用為耳目。即耳目蔽。用為腹心。即腹心病。馭之道。但當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

束。編九月。詔以濠州見上為中都。上問群臣建都之地。或言關中。今陝西天府之國。或言洛陽。今河南補天地之中。

汴梁。今河南亦宋舊京。或言北平宮室完備。上以平定之初。民未休息。供給力役。悉資江南。建業。即金陵長江天塹。去

歲。整遠。足以立國。臨濠。即濠州北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詔以為中都。冬十月。詔天下郡縣皆立學。府設

教授一。訓導四。生員四十人。州設學正一。訓導三。生員三十人。縣設教諭一。訓導二。生員二十人。學者專治一經。以

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編庚戌三年春正月。帝命徐達等往征沙漠。元王保保為西北邊患。上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為征北大將軍。浙

西行省平章李文忠為左副將軍。都督馬勝為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為左副將軍。湯和為右副將軍。往征沙漠。

北方流沙曰。上問諸將曰。元主達剌罕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屬陝西其志欲微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

卿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之寇邊者。以元主之猶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上曰。王

保保方以兵臨邊。今舍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吾意欲分兵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

一舉而兩得
感鵲巢卵
翼之勞
履敝案案

徐達大敗
王保保

李文忠克
應昌

定科舉法
行大射禮
定服色
冊封諸王

府華陰縣東出西安。擣定西。府陝西鞏昌。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見上。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元主遠居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狐豚之遇猛虎。擒之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者。此是也。諸將皆曰。善。遂受命而行。二月。詔群臣親老者許辭養。上行後苑。見巢鵲巢卵翼之勞。喟然而嘆。因有是命。夏四月。以危素為翰林侍讀學士。已謫素居和州。素居弘文館。一日。上御東閣。聞履敝案案。上問為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尔邪。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上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江省守余闕。慶陳友諒引軍。海城下闕。以孤軍血戰。臨闕引刀自頸。墮清水塘。廟去。遂有是謫。素踰年卒。大將軍徐達師師出安定。與王保保戰。大敗之。保保奔和林。達出安定。駐沈兒峪。口與王保保隔深溝而壘。一日。達整眾出戰。大敗保保兵於川北亂家間。擒元諸王國公及平章等官一千八百六十五人。將校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獲馬萬五千二百八十餘匹。駱駝驢騾雜畜。休去。稱是。保保僅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至黃河。得流水以渡。遂出宣夏。今陝西奔和林。城名本唐回鶻毗。以為會同之所。後復。五月。左副將軍李文忠克應昌。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等。帝諡元主曰順帝。文忠與左丞趙庸師出野狐嶺。擒元平章祝真。進敗元太尉蠻子等於白海之駱駝山。遂次開平。元平章上都罕等降。文忠師師趨應昌。未至百餘里。獲元騎聞之。知四月二十八日。元主已殂。文忠至應昌。圍其城。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宮人諸王。宋代玉璽金寶一十五。宣和殿玉圖書一。玉冊二。鎮國玉帶玉斧各一。及駝馬牛羊無算。惟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數十騎遁去。文忠帥精騎追之。至北慶州。不及而還。捷聞。百官稱賀。上命禮部榜示。凡經仕元者不與。又以庚申元主不戰而奔。克知天命。諡曰順帝。詔設科取士。定科舉法。初場各經議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策律五事試之。詔行大射禮。令太學生及天下郡縣學生員皆習射。詔定服色。禮部奏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黃。旗幟尚赤。國家取法周漢。唐采以為治。尚亦為宜。上從之。冊封諸王。詔曰。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

嚴宮閭之政

李文忠送停至京師

太祖不忍行獻俘禮

大明集禮書成

大封功臣

乃封梗梗為秦王綱為晉王棟為燕王楠為周王楨為楚王榑為齊王梓為潭王杞為趙王檀為魯王姪孫

守謙為靖江王皆授以冊寶置相傳官屬嚴嚴宮閭之政著為令上以元末宮嫔女謁私通外臣或番僧入宮攝

持受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掖宮淫瀆褻亂遂深戒前代之失著為典俾世守之皇后止得治宮中嫔婦事宮

門之外不得與焉宮費奏自尚宮內使監復之始支部違者死私書出外者罪如之宮人疾言其狀徵納群臣命婦

節慶朔望朝見中宮無故不得入人君無見外命婦禮天子親王后妃宮嫔慎選良家女子進者勿受六月李文

忠遣人送元買的里八刺等及其室冊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以買的里八刺獻俘於廟冊令百官具朝服進

上曰寶冊貯之庫不必進也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對曰武王事殆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上

曰太宗是待王世充隋末以王世充為太尉世充尋相稱帝試隋主伺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人入主中國

百年之內生齒甚繁家給人足朕之祖先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乃賜買的里八刺第宅於龍

山封為崇禮侯頒平定沙漠詔於天下是曰百官表賀上諭之曰當元之季盜賊蜂起天下已非元有矣朕取

天下於群雄非取天下於元民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暇逸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奢天下豪傑其得乘隙而起

邪秋九月大明集禮書成詔判行之其書以吉凶軍實嘉冠服車輅儀仗國簿字學樂為網所該之目雷禮十四

日禮鎮海貢天下山川城隍日旗森日馬祖先牧社馬步日祭厲日祀典神祇日三皇孔子嘉禮五日朝會日冊拜

日禮冠日婚日鄉飲酒禮賓禮二日朝貢日遣使軍禮三日親征日遣將日大射日禮二日帟禮日喪儀又冠服車

輅儀仗國簿字學各一樂三日鐘律日雅樂日冬十一月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文忠等振旅振止旅止其眾

俗樂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皆備具通五十卷冬十一月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文忠等振旅振止旅止其眾

以入兵也春秋傳還京師大大封功臣李善長韓國公徐達魏國公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馬勝宋傅

友德穎川侯趙庸南雄侯楊景濟侯郭興華昌侯顧時濟孟侯吳瑱靜海侯唐勝宗廷安侯陸仲亨吉安侯費康

平涼侯周德興江夏侯陳德臨江侯華雲龍淮安侯胡廷瑞預章侯朱亮祖永嘉侯韓政東平侯俞適海南侯費康

茂才子鐸新春侯王志六安侯鄭遇春榮陽侯曹良臣宣賓侯黃彬宜春

侯梅思祖汝南侯陸聚河南侯華高廣德侯汪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伯

尺木堂明鑑易知錄卷之二